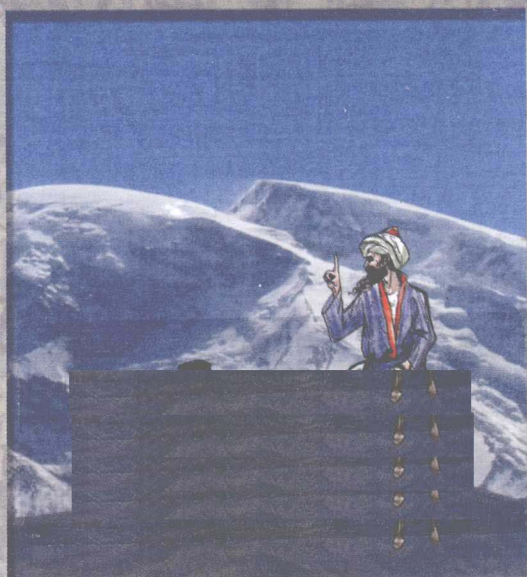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承志全新散文集



你的微笑

张承志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你的微笑

张承志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微笑 / 张承志著. — 西宁 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10.7

ISBN 978-7-225-03685-4

I. ①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4964 号

你的微笑

张承志 著

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)
发行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(0971)6143426
发行部(0971)6143516 6123221
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
经销 新华书店
开本 787mm × 1000mm 1/16
印张 16.5
字数 230 千
插页 1
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0000
书号 ISBN 978-7-225-03685-4
定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你的微笑

CONTENTS



[1]

两度羊肠坂	1
大河三景	6
油菜花	13
给“T”们写点什么	18
未编辑的《满拉读本》	23
阿尔丁夫牙牙学语	26
西海与东乌	31

[2]

重逢关川	40
太爷的拐杖	49
你的微笑	56
陶醉的鸭儿看	62
毛笔达瓦	68
讲演河州城	74
救助自己	81
为泥足者序	88

[3]

发言与应答——访谈辑录	97
备考与短札	115
怒向五彩觅炸弹	129

你的微笑

CONTENTS



[4]

金卷银卷阿凡提	133
两间余一卒	142
咖啡的香味(上)	148
咖啡的香味(下)	157
格拉纳达以南	169
桃花源里的门宦	179
“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”	190
祁连迤东:凡生命尽予收容	201

[5]

濯足街	211
西马龙,西马龙!	215
白磷火	221
游击时代	226
CD《信康》解说词	231
向常识的求知	233
下次牵着狮子来	237
看那头不屈的雄狮	244
磨坊目击记	250

《你的微笑》编后记	256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两度羊肠坂

其一

那一年和许晖去河南，让他查查沿途资料。他寄来了曹操的《苦寒行》，于是羊肠坂一词，带着新鲜的语感，钻进了我的脑袋。

这一首，在曹操诗里可能不算太著名。但是几行句子一跳而出，夺走了人的视线：

北上太行山，艰哉何崔巍！

羊肠坂诘屈，车轮为之摧。

.....

对这首诗琢磨了一番。知道汉代羊肠坂至少有两处：一在河南的黄河北，大体应该座落在从山西去洛阳的出口；另一处在太行山南北主脉的腰间，大致在林县人挖的红旗渠附近。

林县让人望而生畏。我们缺乏条件（虽然抓了一个车，但不便驱之深山），也没打算太拼命（只想稍作散步，没有冒险计划）——

所以那一天从新乡西行，只是沿着太行山南端余脉，膘着哪儿能供人小试牛刀。

听说冯玉祥占据此地时，曾在黄河北设立自由平等博爱各县。那些时髦名字大多没有喊响，后来不了了之，唯有博爱，舍弃了原名，文绉绉喊到了今天。

我们从博爱开始，留意河流地势，寻找羊肠坂。

一路打听，在沁阳附近有了线索：没人知道羊肠坂，但都说有个碗子城，或叫孟良寨。说它就在沁阳以北，入晋的山路旁。

渐渐地，山四合而来。我们弃车徒步，走上了一条废弃的石路。树林的涛声滤去了嘈杂，灰白的石路静悄悄的。老乡说，顺路走就是。

看见碗子城时，感受了山西隘口的架势——一座要塞哨卡般的小石头城，活脱一个倒扣的粗瓷碗，安在石路翻山的梁上。一眼望去：不像哨所，不像税卡，单单就像孟良寨的浑名，像个山大王的寨子。

进了碗子城。许晖和师大的小杨，转眼已钻进了荆棘丛中。

我有些发毛。我们想找的，是“崔巍”的太行山羊肠坂。“熊罴对我蹲，虎豹夹路啼。溪谷少人民，雪落何霏霏”——不像呀。

读曹操时已经判断，他走的是太行中部。从河北出发攻打晋东南，他不会绕到河南，再从南朝北爬羊肠坂。可是史书里也说：羊肠坂不止一处。

突然小杨大喊：“找到啦——”



晋南羊肠坂摩崖石刻

在哪儿？满视野的酸枣荆棘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在哪儿呀？我看不见！再说一遍——我乱嚷道。

猛地眼前一亮。那小伙子搬开一丛树枝，一片青石露了出来，我看见一个“羊”字，紧接着认出了“坂——”。许晖闻声跑到，身子攀上石壁，伸手去摸那字。他的兴奋，不在言表而在动作。

这一边我在石门楼里，端着相机，遥控般地吆喝。不知是遮挡的树枝扯开了，或是眺望的眼睛习惯了，“古羊肠坂”四个凿凿大字，还有同治年间的题款，清晰地浮出了碗子城的石墙。

其二

无疑，《苦寒行》的羊肠坂要险峻的多。我暗自决意，早晚要去看看它。

了却这件夙愿，间隔了六年时光。

这一回，我们的出发地是安阳，距太行山只举步之遥。

太行腰部的崇山，沉默地立在右手。白陉，太行八陉之一，南北太行的身上拦腰裂开的一道缝隙——它穿越所谓表里山河的太行外壁，通过长治壶关，把晋东南的富庶一隅，与外界连接起来。

这一回做伴的兄弟，是识宝弟和他学生小军。从诗里看，这太行纵深莫测。瞧，“行行日已远，薄暮无宿栖”，闹不好天黑寻不到住处。小军的车随你哪怕去天涯海角，还是坐着小军的车走。

仅仅转了三四个弯子，便被重山叠岭围困，回顾安阳平原已不可能。

我不断回头，只见自己身置山腹，一面山如一面壁立屏风，遮断前方来路。四面悬崖，如十面埋伏的铁桶阵，看着人心忐忑。

山峡转到狭窄处，左右就望不见巅顶，前后多是秀丽的独峰；而几转出来，到了山间开阔处，路左或右，就一字排列着巍峨的断层山壁，那时猛然懂得了什么叫“铜墙铁壁”、什么叫“巍然屹立”。那些汉字的概括，字透纸背，闻声见景，一字定音，使人感慨得无

以言语！

蜿蜒行进在这裸露的地质中，人只顾联想壮观、沧桑、巍然、雄峻——唯这些词汇分寸准确，但又正是它们无力传达。霎那间人突然对太行山刮目相看，心里的醒悟，在那一刻特别新鲜。难怪它位置华夏正中，难怪它不列于三山五岳！偶得钟秀的一山一景，怎能与太行的不尽巍峨相并列，怎能与太行的莽莽清贫相比美！……

我也突然明白了许多国画。眸子里的太行，与国画如出一辙。山的石棱与褶皱，给用笔着色以启发。但是我想，无论是古典的辞语，更何况近代的绘画，都没能完成——表述的任务。

因此：人民缺乏对太行的准确印象。

谁能苛责呢？揭示大自然的能力是困难的，解说造物主的意欲更是困难的！

我们从林县附近的白陉入山，渐渐在七里栈达到佳境。看见了路左的山石上，已经刻着羊肠坂的地名。都说是曹操争雄河北兵向壶关，走过了这条路。他在山之奥腹，感到了孤单和一己的微渺。写下的《苦寒行》里，暗示了一丝细腻的敬畏。这很罕见，无奈被其它秀作遮蔽，它没有那么脍炙人口。

终于看见了羊肠坂。

果然这一处与碗子城气势不同。不是路边刻着的曹操诗，更不



晋南羊肠坂

是敷衍出来的十八盘——羊肠坂给人的振聋发聩，是它沿着涧水开凿断壁的石头栈道。

在不断的石崖矗立中，一侧石壁上，开凿着一条牛车道。它时窄时宽，或坍塌或整齐。石栈道上，青苔泉水，涂着阴凉的绿色。一条曲折的蓝天在天空引领着它，攀向避不开的、太行主脉上的山口。由于山体太厚，纵深迴绕，那个山口的位置——若是在西北诸山它被称为大坂——还在遥遥的前方。



曹操曾通过的羊肠坂

车轮唰唰，驰走无声。心里不确定地掠过什么念头。像是悔意，又像觉悟。一首《苦寒行》就像它描述的山，因为朴实而未能流传。我们一路寻觅见识，又一路抛之身后，不肯在山野深处住下。

如今到处都是光滑油路。古代的旅途，在这种路上不能再现。次日我们抵达了壶关，继而“与天为党”的上党盆地。

入表及里，品赏了晋东南的一隅以后，车转向南，出晋城南下洛阳。当然，出山西先要出太行，若欲上洛，先过沁阳。

于是我们从太行南缘出晋。车过两省边界时，远远地，又一次看见了那扣着一个小小石碗的羊肠坂。

公路与坂道分开了，我注视着并行的羊肠。

它也气派不凡，石城守着太行的南口。

路上的同道，都是山西的煤车，扬着煤灰，哼哼着重重碾过。我明白，一趟越冬的散步，又结束了。

写于2007年6月

大河三景

半生的愿望,就是在不同的地点,接近黄河。

因为后来终于明白了:所谓的“漂流”或者顺河而下,其实不可能、也没意思。最要紧的,是和河岸的人发生深刻的关系。

当我对这个道理还懵懂半解时——就一次次向它靠拢过去。

也许,能说潜入了的地点,最终积攒了两三处?更多的只是接近,只是抵达河岸。

到过的黄河地点,数数已经不少。只算河上的峡,就有拉西瓦峡、龙羊峡、李家峡、公伯峡、孟达峡、盐锅峡、刘家峡、青铜峡……

在晋陕两省,是用六十年代的方式接近的。我从陕北同学插队的村子出发,去同学插队的山西,车停路断,为了赶路,于是在晋陕峡谷中无定河注入黄河的河底村,游过了黄河。

那时没有意识到,从河底村的无定河口向下,黄河接着就流向了这一回想提及的壶口、龙门、三门峡。

1

年年的奔向甘宁青,次次的路过大河家,我的兴趣不知怎地总在

上游。不知路过了多少次潼关,不知多少次车过三门峡,我忘了琢磨一下黄河的中游,忘了唯有中游的几处地方才是大河名胜;而我半生纠缠的黄土腹地甘青边界,就黄河而言只是下里巴人的乡下。

感觉的启蒙,是在枯水的腊月壶口。

我至今主张一生要看两次壶口:汛期的八月,和冰冻的腊月。洪水咆哮的八月壶口,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腻了。在浊黄的怒涛跌宕之间,推出来一部庸俗电视片的字样。

我是在腊月里,从陕西一侧抵达壶口的。目击的地理,永生难忘。比起夏季,不消说水量大大抽减气势弱了,但是照样有日夜不歇的轰轰河吼,有翻滚跌落的黄河浪。唯在冬三月才能看见的只有一样:裸露的河床石槽。

年轻时,曾反复念叨过书上的句子:行进的河流,向下切削向外堆积。我曾特意留意一些干枯的河滩,寻找河活着的时候,向下淘挖的浅沟。那时候偶或也猜想,若是黄河,切淘的痕迹一定与众不同。

须知河床已经是奇观;这一条河床是亘古的时间,和荒漠水流的作品。大河经久不息地冲撞,沿着山脉的边缘,抢夺了这条水路。它腐蚀啮咬,昼夜刷淘,剥离了全部的黄土,卷去了所有的碎石,在大地上



1985年的黄河大河家渡

留下了这一条石板河床。

——而凿刻在河床底盘的深槽，却是黄河的秘密。河水如一条恶龙，它在床底槽间养足力气，然后恣情跃起，掀起骇世的惊涛。这道深槽难得一见，人只能趁枯水偶尔窥视。它承托水流，它暗蓄潜力，它隐蔽伤痛。在地貌上，它如此地向人显示自己潜伏的奇迹，据我所知——唯在龙羊峡还有一次。

黄河如一条搁浅的猛兽，翻跳挣扎，左腾右跃，在这段突兀狭窄不可理喻的河床里，它痴痴狂怒，以死相搏，竭尽了最后一丝气力。它冲出壶颈，跳出壶口，顺着一直使它感觉舒服的晋陕峡谷，朝正南逃离而下。

凛冽的寒风从两省夹击。

浪头激起的水雾，打湿了棉衣、手套和脸颊。我注视着如此的鬼斧神工，依恋的感觉，无法形容。

但是同时，我也开始对黄河有了批判的感觉：它的水量竟如此之小！这么一点点水，究竟能有多少文化的耐力——从那一天我开始若有所思。在枯水季节，通过壶口的黄河水量，怕少过了同时的屈原汨罗江，甚至难比甘南藏区的山峡涧水，比如腊子口的小河。

不必说，比起亚马逊的地球水网，比起那陆地与河流渐分渐合、沼泽与丛林混淆一起、茫茫大地就在河流水网的推动下缓缓移动——黄河乃是一道弱水，它在每个时分，都能变作沙漠。

2

那一次没有接着向下追寻，因为我不懂中游的含义。

我没有意识到：对壮行的黄河来说，大山作伴的日子已快要结束了。那削山吞土纵情不羁的奔流，就要被别的方式代替。舒畅的峡谷通道，就要被茫茫无路的平原阻断了。

春天里，书斋窗外的杨柳已绿。该出门了，于是约上河南的识宝，一个殷甲汉砖青铜翡翠无所不识的兄弟，一起出汉函谷关进秦函谷关，走走停停达到了潼关。

本来说随便寻条古路走走，结果看罢了古潼关，又想顺路看唐代移民的居地，这么逛到了大荔。

在大荔的长途车站，一辆辆车上都贴着“韩城”的字样。卖票的又是“大哥”又是“师傅”喊的亲。谁能禁得住诱惑呢？上车吧。于是便到了龙门，黄河中游的第二处重要津渡。

叫做龙门的地方太多，简直数不过来。但是传说都一样：它是被大禹治水时一斧子劈开的。北到陕西，南到浙江，到处都说自己是龙门的正宗，到处都演义着大禹的故事。

这一处龙门，座落在晋陕峡谷穿行了南北千里之后的终点。像一道门，如一把锁，门坎里是被山西涌出的煤末子染黑的贫瘠山岭，门坎之下，却风光一换，豁然变做了一派寥廓的大平原。

其实不是平原，只是左右的山脉恰好在此消失，隔河相望的崤山离得又嫌太远——黄河出了龙门，仿佛失了方向。它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水，来占据这么宽的河床。它迟疑流去，顿失声浪，一瞬消失在迷濛的空旷河滩。它徘徊迟缓，幸而渭河汾河的汇入给它多少添加了流量，于是它随着地势，掉头向东——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流程。

那天刮着六七级的风。

走上龙门口的铁桥，剧烈的风如暗中的巨手，猛地把人一推一推。我和识宝弟攀住铁链，咬紧牙，更要紧的是警惕着不被煤沙迷了眼睛——缓缓地朝山西对岸走去。我意识到，这条大峡谷从陕北开始，笔直南下，一个弯也没有转。伴着上方的一股风，它回旋郁积，在峡谷里等待了千里，此刻终于冲决而出了。

山西人为卖煤，把他们“表”山河的每一个出口，都使用到了极限。前年从羊肠坂进太行，今春在韩城县渡黄河，每一次都忍受着漫天侵染的煤灰。但这恰是百姓的生计。我半闭着眼，艰难走着，瞥见狂野的风从龙门里扫荡而来。身边识宝弟已是灰头黑脸，心头感动，对他吼道：不经这一场风，不知晋陕峡谷气势！他答道：那难道洛阳的龙门，就不是大禹开的？……

挣扎到了对岸，踉跄进了桥头的禹王庙。这残存唯有的小庙，被煤灰涂得又黑又亮。阑干下立着一个山西汉子，只两个眼睛雪白，宛如刚从煤窑钻出来。我俩挨着那黑兄弟，被大风摇撼着，照相、读碑、画图，还合了影，舍不得离开这劫余的古迹。

根据桥头黑兄弟的提示,我们跑到路边的小卖部,去看一幅贴在漆黑墙上的、一九三五年的龙门全图。看罢了出来,这一回,转脸向南眺望。

在不知阻挡、一望无际的渺渺浩莽之间,夹着一条出龙门而来如



黄河积石关

今却怅惘迷失的它。在《禹贡》里先哲们说:“导河积石,至于龙门”。也就是说,从孟达峡口十里的木场,从我住过的那撒拉人家再绕两个弯、出了积石山的关门村以后,如今我在这儿又和它相遇了。

我感觉到一种私人的亲近。

哪一处的龙门更古老,哪一处与大禹的古史更般配,到了如今,实在已经无关紧要。在今天,唯考据最乏味,唯传说才妙不可言。

让人快乐的是,从青海到河南,从积石到龙门——那么多的一个个人物,那么宽阔的一块块风土,早就与我纠缠一起,共毁共荣。三十年来,我没有堕落于文人的团伙,却熟悉了一段一段的黄河。无声无息之间,胸中积蓄了大河的风姿;在处处津渡,到处都静卧着我的堡垒户。回数自己半生,不知始自几时,我徘徊河之上下,认识一群或一个的朋友,结伴散步于大地之奥深。

到后来早已不问目的,只是向着半片大陆,去寻觅嗅惯了的晚炊烟辣,去沐浴那剥蚀了人和土地面容的凛冽金风。

如今,我站在河岸,暗自回味吮吸后的粗砺、甘美和滋润。

在三省夹角处，朝背后瞥了一眼。

黄河最终东去了。它只享受了从韩城到潼关的百数十里开阔，就又一次被卧牛般的地势从南边挤压，不情愿地，再次灌入一道狭窄山谷。

以前只要一到三门峡，我就喜欢恋恋地眺望北岸。那片台地至今使我感动。我总惊奇地想，只有如此大河才能拥有如此的台地。唯有这么巨大、理想的水平台地，才能催人想象——挖一个方坑当做院子，再从院子四壁开出宽敞窑洞，日出而作，耕种庄稼。

这一次从南岸进入，如今三门都在眼底。

黄土高原悄悄临近了结束。它平缓延伸，渐渐融入枯燥的平原。偶尔的隆起，不觉自己阻挡了冲动。三门峡，是最后一次大自然的鱼死网破，在三门峡残留的，是黄河冲决最后封锁的伤口。黄褐的丘梁被撞得粉碎，它的残肢断骨，后来被唤作鬼门、神门和人门。

我逐一辨着三门，猜测着洪荒的开辟。心中一片空虚。黄河东出这道门槛，从此风景彻底大变。它浅流横溢，拖网扯翼，上了不祥的湮堵之路。

远古痛苦的洪水，催生了龙门的传说。人们想象大禹在这些地点，劈山开阻，把洪水导向天外。

——其实洪水被引进的是平原；它在平原上浸渗、肆虐，最后无奈地淤蓄。那些远古的灭顶之灾，那些溺杀淹没的遗迹，就是豫鲁之间的低地沼泽。那儿是洪水在平原的归宿：大野沼、梁山泊，还有今天的菏泽。它们干涸了，一串浅潦深渚，供人们沟通疏浚，勉强连成了一条运河。

——黄河在三门峡水势并不汹涌。其实，我搜索记忆，无论壶口，或者龙门，黄河都没有期望的那么大。每望黄河，凡中国人，都因着大中华的思路加了一笔赞美，而不愿正视它半是干涸的苦相。

东去只剩下几程路。除了八里胡同或小浪底，那高原边缘的残余抵挡；左右无涯的平原在引诱它徐徐散开，劝说它渗入和沉睡。它感到阻滞，给它底气的腹底槽，早已淤塞殆尽。当发生最初的泛滥时，它看

见人群如蚁，蠕动着两岸筑堤。但是，待河水行至宋朝的东京，黄河已是一个海外怪谈：河床高悬半空，都市蹲在河底，天下担忧着悬剑般的危河。

花了三十年我才明白：把一条大河引向平原是危险的，让一条枯水的河走向平原是痛苦的。也是到了此刻我才明白：对一条河流来说，黄河所处的地理，实在是太糟糕了——前一半穿过黄土高原挟满了泥沙，后一半又遇上华北平原封闭了出口。它不像日本的河流，从险峰笔直注入海里；也不像亚马逊河网，几个国家半片大陆都是它的河床。

但是就像那根中流砥柱的比喻：巨匠唯有在限制中创造。唯有处在持久的苦难里，才会得到含蓄的丰满。黄河如一个文学大师，唯因环境险恶，才有名作连连，给后世留下阐释的残业，暗自圆缺，如姣好的月色。

——龙羊、公伯，还有李家、刘家，诸峡只能承认：最后还是壶口、龙门、三门峡这一组作品，才是黄河的代表作。对它的阅读，是天下的基础课。

我舍不得离开。

忍着烈风，记下感受，如在教室。

大河远去了，流入莫测的未来。注视着它，时而恐怖，又生伤感，更觉幸福。我感到依恋，不仅对数千年的文明、更对造物者的伟力。

它无终无止，简直超绝，把一条野生的河八次险阻九次曲折赋予了灵魂；也把愚钝的我们，丰盈枯旱，冲淘磨洗，变做了有信仰的人。

2007年6月 初稿

2010年3月 改定